

劉文房集十卷

(唐)劉長卿撰

宋刻本。

框高二十·三釐米，寬十四·四釐

米。每半葉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

存六卷(卷五至十)。

劉長卿(?——七八九或七九一)字文房。唐河間(今屬河北)人，一說宣城人，河間為其郡望。少讀書嵩山。後移家鄱陽。唐天寶六至十一年(七四六——七五二)擢進士第。代宗廣德(七六三——七六四)中官監察御史，後為長洲縣尉，因事下獄，貶南巴尉。代宗大曆(七六六——七七九)間任轉運使判官，知淮西、鄂嶽轉運留後，又被誣再貶睦州司馬。《中興間氣集》說他「有吏幹，剛而犯上，兩遭遷謫」，即指此。德宗建中(七八〇——七八三)中，官終隨州刺史，故世稱劉隨州。

劉文房以詩馳名於上元、寶應(七六〇——七六三)間。他長於近體，尤工五律，權德輿謂其為「五言長城」。清盧文弨題云：「隨州詩固不及浣花翁之博大精深，牢籠衆美，然其含情悱惻，吐辭委婉，緒纏綿而不斷，味涵詠而愈旨，子美之後定當推為巨擘。衆體皆工，不獨五字為長城也。」評論可為參考。

劉文房的詩文集，最早見於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，著錄為《劉長卿集》十卷。可證劉集在唐代已經成書，並已是十卷本的規模。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著錄《劉長卿集》十卷，其中詩九卷，雜文一卷。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著錄《劉隨州集》十卷，亦是詩九卷，雜著一卷。《宋史·藝文志》著錄為二十卷，蓋析十卷本而成者。

劉集南宋時曾有書棚本流傳，清何焯就曾見過南宋刻的書棚本。明、清兩代重刻、傳抄的劉集不少，多以南宋書棚本為底本翻雕而成。如明弘治刻本、正德十二年隨州湯鏊刻本、嘉靖毗陵蔣氏刻本、清康熙席氏琴川書屋刻本等，就都源自南宋書棚本。另外，明代還有銅活字排印本。然宋刻書棚本久已不知下落，而宋刻流傳至今者，惟此蜀刻《劉文房文集》本，雖只殘存六卷，但宋時舊第尚可窺見。傳世宋蜀刻唐人文集有兩個系統：一為十一行本，約刻於南北宋之際，今存駱賓王、李太白、王摩詰，日本還藏有一種，凡四集；一為十二行本，約刻於南宋中葉，今存世者尚有十九種，其中就包括十卷本的《劉文房文集》。十二行本蜀刻唐人文集，書中光宗趙惇御名「惇」字及嫌名「敦」字皆缺筆避諱，表明其刻已屆南宋中葉。勘核現存這個系統的蜀刻唐人文集，其

版式行款、字體風格、印紙墨色如出一轍，因疑其為斷代總集叢刻之散出者。據程有慶考證，宋王楙《野客叢書》卷五，出現了《唐六十家詩集》一名，但未說明由誰在什麼地方出版。宋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·王右丞集》提要亦稱：「建昌本與蜀本次序皆不同，大抵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異於他處本。」王楙生於南宋紹興二十一年（一一五一），卒於南宋寧宗嘉定六年（一二一三），福州福清人，所著《野客叢書》分門類聚，鈎隱抉微，考證經史百家，下至騷人墨客，佚草佚事，細大不捐。所記《唐六十家詩集》，在他下世前十七八年已經行世，當為親眼所見。陳振孫晚他三四十一年，但是著名的目錄學家，其所謂「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異於他本處」之說，絕非無稽之談。這就證明南宋中葉四川眉山地區的確刻過一部《唐六十家集》。直到明代楊士奇等核編的《文淵閣書目》，其卷十仍著錄兩部殘宋本《唐六十家詩》，說明歷史上確曾有過《唐六十家集》叢刻行世。這個問題一解決，現存宋蜀刻十二行本系統唐人文集的版本問題便迎刃而解了。此本《劉文房文集》便是其中的一種。因此，此本亦可定為「南宋中葉四川眉山地區刻唐六十家集本」。

此本鈐有「黃印丕烈」、「百宋一廬」、「汪印士鐘」、「閩源真賞」「文登于氏小謨
觴館藏本」、「東郡楊紹和印」、「東郡楊氏鑑藏金石書畫記」、「李印盛鐸」、「木齋」、
「木齋審定」等印記。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李致忠）